

我是一个谦和的人，但这次为青蛙，我终于忍无可忍。那天怒气冲冲找到物业，喝问到：“再不放水，青蛙谁负责？”小区的池塘由于维修，整整十三天素面朝天地，我也整整十三天没有听到蛙声，离开水的青蛙们不知如何栖息？

在他们下大力气整治青蛙的时候，我挺身而出为青蛙请命，着实让他们惊愕。但谁知我的蛙声情结呢？

蛙声是我童年的记忆。我童年的生活是在一个水泽之乡的村落度过的。那里地处晋南，是中华始祖之一大禹的故里。村落四邻水源并不丰足，唯有我生活的村子，地下水丰富，下挖两锹，片刻即可出水，村前屋后溪水淙淙。水多青蛙就多。小时候的我，白天以捕鱼抓蛙为乐，夜晚，便在蛙声此起彼伏的鸣唱中进入梦乡。

寻找蛙声是我城市生活的寄托。参加工作后，定居西安，几十年过去，好多儿时记忆已经模糊，但童年的蛙声却常在耳边响起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酷爱摄影的我，常邀影友单车采风终南山下。终南山下的王莽、杜田一带，稻花香，荷花艳，溪水潺潺，蛙声不断，飞鸟成群，田园风光无限，不是江南胜似江南。唐朝不少诗人的著名诗篇都与这里有关。如王维的《过故人庄》、《山居秋暝》、孟浩然的《春晓》。诗人崔护《题都城南庄》：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更是对这里的景美、人美的绝佳赞赏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后，城市的过度扩张和开发，那一带当年的美景早已荡然无存。田野没了，水没了，仅存的河流变小变臭，青蛙们失去生存的家园，阵阵蛙声只能萦绕在记忆中。去过几次后，心情黯然了许多。

蛙声，在我心中的位置和分量谁人知晓？我之所以住在这个小区，缘于六年前在这里首度与蛙声邂逅。参观完弟弟的新房后，在小东边的池塘边，蛙声阵阵不绝于耳，我被这久违的美妙之声唤醒了心中久违的记忆。不是天籁之音！我不再为选择房子困惑、彷徨，我要成为小区的业主，住在这儿，与青蛙为邻，时时聆听蛙声。房价偏高可以忽略了，就冲这一片蛙声。

紧锣密鼓，一年半之后，我成为小区的一员。此后，小区三处水塘附近，时常出现我的身影。清晨上班，我有意绕水塘，下午下班回家，我在水塘边驻足，看青蛙在水中跳跃，听青蛙欢快的合音。妻腰伤手术后，医生建议加强腰部肌肉功能恢复锻炼，傍晚她跑到池塘边，加入女士们健康操的行列。一旁，我便有了更多的时间用心与青蛙亲密交流。

两亩多大的池塘，三面被茂密的绿树包围，池塘边的垂柳枝条伸向水面，婀娜多姿，又似含情脉脉。垂柳旁的木板小桥是通往

住宅路径，也是我驻足聆听蛙鸣的一处平台。

青蛙们喜欢在午后、傍晚夜幕降临交替时分高歌。若遇一场阵雨，更是它们心情舒畅最佳鸣唱时段。此时，与其说是歌唱，还不如说是肆无忌惮的狂欢更为贴切。各自的声调音质全乱了章法，一改往日的淡定闲适，比的是谁的调门高、嗓门大、拖腔长，好像是在向谁争功邀宠，失去了理智与束缚。这种大杂烩式的吵闹，遮盖了城市中汽车的噪音，也不失为悦耳的交响乐。

# 蛙声悦耳

文/柳影

还是素日的鸣唱好一些，淡雅清素不紧不慢，与佛门中的禅乐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在与蛙儿们一唱一和、一动一静的交往中，我们彼此不再陌生。渐渐地我已经能够分辨出，谁是张三，谁是李四，并且为它们分别起了名字。嗓门大、音量足的名“脆生”，它以西北角为自己的主要栖息地，时而外出游荡一路高歌；永远处在低音区，不声不响的节奏缓慢的名“牛啤”，它似乎总不出外，总是在东边最大的一棵垂柳树下；好出风头音调忽高忽低不甘寂寞的，起名为“能不够”，它的活动范围极大，偌大的池塘它无处

不在，它的声音出自哪里，你无从预知；还有一位音质音量大处在中音区，且不慌不忙的主儿，起名“不着急”，它以西南角为自己的老巢，轻易不挪窝。

小区是个占地近千亩的大社区，植被绿化尚佳，中央地带带有3处大小不一的池塘。池塘里有莲花、鲤鱼、青蛙。在绿树掩映下散步休闲，和着阵阵蛙鸣岂不悠哉、乐哉。然而好景不长。小区里的阵阵蛙鸣，令一些人不悦不快，甚至反感：“青蛙叫，这还是城里的小区吗，和农村有什么两样，还让人睡觉！”这些人一遍又一遍告诉诉苦，扬言再不解决问题就找媒体见诸报端。迫于压力和无奈，物业人员采取了措施：先是喷洒农药，效果不明显。又派保洁员下水捕捉，效果也不明显，最后采取极端手段，放水清塘。苦命的青蛙，那经得住这般折磨，最终被一网打尽。三处池塘中的两处，连同池中的观赏鱼统统没有了。而我为之请命的这片池塘，因为它离住宅楼较远，免遭清理得以幸存。现在，这仅存的有青蛙的池塘因为维修，放干了水，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？！三番五次的电话询问后，我愤怒不可遏了。

池塘终于在干涸十三天后来水了。沿着小区楼宇间的林间小路，我再次听到了蛙声小合唱队的鸣唱。声音响亮穿透力强的不

正是“脆生”吗？音质低沉浑厚，总处于合唱低音区的不正是“牛啤”吗？那鼓噪不停歇时而高亢时而变调的，一定是“能不够”！还有那位于中音区，声音不紧不慢与世无争的肯定是“不着急”。合唱队的鸣唱悦耳动听一如从前。

来到池塘边，直到近得不能再近的木桥上，静静地聆听着，仔细辨听着。合唱队的成员全在，一个不缺，我激动的心情慢慢平缓下来。十三天，整整十三天，池塘素面朝天地没有一滴水珠，青蛙们无声无息，合唱队偃旗息鼓。不吟不唱且可以忍受，我便担心的是它们的生存。它们在水无的状态下，能够存活多久。

小区的青蛙从何而来？这一直困惑着我。曾咨询过园林专家，说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随池塘边种植的芦苇一并带过来的，青蛙卵在芦苇根的泥土里；一种是从天而降，风将卵刮入空中，随雨水漂移降落而生。第二种说法不无道理，似乎有点玄乎，第一种可能性最大，不然，该如何解释两处池塘青蛙被清除之后，再无新生呢？若是从天而降，那应该清除不净，生生不绝才对。

曾试图目睹鸣唱的蛙儿们是何相貌，反复在池塘旁观察，甚至还动用了家中的望远镜，始终未果。正如老前辈作家钱钟书先生所云：你赞美鸡蛋之足够好，为何还一定要看生蛋的母鸡呢？

蛙声在烦躁的都市中，是我亲近自然的一种生活态度。蛙声再度响起，我坦然了许多。

# 夜宿千家坪

文/王苏平

今夜 千家坪森林  
用百万根碧绿的筷子  
把一轮剥皮的月亮  
亮堂堂地夹在天上

一院静谧的月色  
就像新磨的淀粉  
万顷松涛煮熟的睡梦  
飘溢豆香 诱惑群星

我看见传说中的八仙  
驾着彩虹 现身瀑练  
一只母熊领着幼崽  
在天书映散步玩耍

我听着芭谷们 隔河端唱  
一株年轻的党参跑出老林  
去了正阳高山草甸  
与渝籍的奇葩联姻

陕西省首届职工文学大赛优秀作品选登

# 那些养犬妇们

文/张彬荣

饲养是妇人的天性。妇人是女人，但女人未必全是妇人。而今，妇人们受着时代的局限，多少因为生养的缘故，积蓄了诸多需要释放的饲养欲，于是狗狗被首先选中作发泄的对象。有时惊诧于院内狗狗的数量，总是比孩子多了去。大抵就是受着这种观念的影响。

有位妇人，因为遭罪非常之痛，常年饲养了两只狗儿。但她似乎有着对于错位的非常嗜好。成天对着其中一只白狗唤“花花”！每一呼唤，那只白色的狗狗总是欢呼雀跃地奔过来。我对其纳闷不已！爱狗可以理解，对狗命名也各有特色，但对白色的犬唤“花花”总有些匪夷所思。某一日因了机缘，凑近了看那只白犬，原来在背上果然有淡淡的淡黄色花纹。看来是名不虚传。

有位狗狗的主人或许对于《哈利·波特》情有独钟，唤其犬为“哈利”。这个名字巧合于其家男主人的名序。家里女主人嗓门又极尖，每次叫人唤狗，“哈利”喷涌而出，让初闻者悬念丛生。有相识打趣男主人，听你老婆叫唤，以为是当妈的在叫两兄弟。

养犬除了是饲养爱心的释放，还是排遣寂寞、降低生活之味度的法门。有一妇人，传说因为风流不断、绯闻重重，老公不得不与其分手。儿子临出国前，看着离群独居的母亲，十分地放心不下，最终因为一只犬做代表，安抚妈妈的心。或许因为是真的看透红尘名利权情，或许是看重儿子的心意。这位妇人对于狗狗的爱出乎一般。世人感慨：男人做不到的事，狗狗能担当。

同样事体无独有偶。有一好友，养女养得出类拔萃。小小年纪，就考取了赴澳洲的公费留学生。出发前，母女缱绻。女曰：让妈妈买一只可爱的小狗，名就唤“豆豆”。这样可以缓解妈妈的思念。

妇人对于养犬，总是费尽心思，悉心伺候。每每在各类红尘筵席上，看着那些妇人们提着塑料袋，装着盘里的残羹剩菜，心里就不由地感慨：真的是当娘的心，无论在哪里，都忘不了那张嗷嗷待食的嘴。除了饮食，每到天气渐凉，那些遛狗的妇人们，总要给狗狗们穿上马甲、背心一类。狗狗们因为在室内待得久了，总是令牵着它们遛弯的妇人们十分狼狈：不是人遛狗，而是狗遛人。

有时候看着妇人们乐此不疲的养犬生活，我总惊讶自己的绝情：怎么对那些小宠物就爱不起来？后来反思出了结果：养犬大多是有闲妇人的功课，对于我等自顾不暇的工薪阶层的女人们，哪里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花费在犬们身上呢。

但小女初生童稚，天性尚在，曾缠着让买回一只小白狗，肖其生肖，取名“猪猪”。猪猪生活在家，带来的烦恼和乐趣一样多。后来我意识到烦恼的城市生活，似乎并不适应犬们生存，加之实在不胜其烦，和小女商量，把猪猪送去乡下姑姑家饲养。每每回老家，看到猪猪和其余的猪羊同欢，甚至每天可以吃到新鲜的羊乳，心里都十分欣慰！

遗憾的是，姑姑的亲戚中有人后来借走了猪猪去果园。每次看到姑姑家空荡荡的拴狗链，女儿都闷闷不乐。我开导：人尽其才，狗尽其用。对于猪猪来说，看家护院本是天责，能为人看重所用，难道猪猪不是一只有价值又快乐的犬吗？

随着小女渐渐长大，我觉得自己也在逐渐老去。每每看到别的妇人们遛狗养犬，女儿总要心向往之地说，妈妈，等你退休有时间了，我就给你买一只狗来！我心里盘算着远处悠然的蓝天白云，若应非应，似答非答地“哦”了一声。尽管我心仪自然，但或许总有走不动路的时候。我调侃小女：妈妈最不愿和小狗们晚来居于一室，如果要买狗，先要买了带院子的房子来！

# 向幸福出发

文/朱金华

山城的八月，万木葱茏，不露一丁点儿枯叶飘零的迹象。微风过处，送来阵阵丹桂的清香，让人仿佛置身于空灵的幻化世界里，没有尘世的喧嚣，唯有禅意宁静。

沿滨河路漫步，鹅卵石小道向林荫间延伸，斜挂天际的那轮月洒下皎洁的清辉，于竹林间穿梭，摇曳一地斑驳的影。一束束杨柳摇曳着臂膀轻盈地舞蹈，同广场上和着乐曲舞蹈的那群舞者一同快乐着，我分明看到了柳枝舞出的节拍。那该是万民同乐的和谐，有鼓点，有琴声，有低诉，有哼唱……

我又一次沿石阶登塔顶，在这座灯壁辉煌的塔基下，举目远眺，街灯似几条长龙在巷尾盘旋，行走在灯下的人流只觉得几个小点在晃动，高速路飞驰的车辆也只能见到几束光柱在闪动，火车轰隆隆驶向远方，那列车上一定装载着诸多幸福或幸福的追求，正如十多年前我从边远的乡村调入这座小城的一角，其间包含了多少梦想与追求哇。

我曾在黄河岸边仰望大如银盘的那轮月，留下《中山桥遐想》，也在运河边写下《徜徉秦淮河》，无论身处山顶面对烽火台，遥想古战场上的鼓角争鸣，还是长城脚下感叹古代华夏儿女的勤劳智慧，我在为身处的这个时代感恩，曾经野菜稀粥充饥的缺衣少食尴尬，现如今跑几十里去农家乐吃稀奇，那些补丁摞补丁难熬寒冬的薄衣单衫却成了追逐时髦的秀场。对于亲历过饥饿寒冷的人，吃穿不愁已是最大的幸福，若再有几项艺术追求，就是精神上的无限幸福了。

盘点快乐，摆下满身的俗事，向幸福出发。



合欢之日 贺梅 摄

朋友送了一盆月季，刚开始还细心照顾，长得挺旺盛，满屋充满了生气，着实喜欢过一阵子，后来比较忙，只是隔三差五给浇点水，没有精心培育，好久不去给它营养，就这样没有尽责的经营，好长时间不曾开一朵花，慢慢地就淡忘了。

孩子问我这个长刺的植物是什么？为什么老不开花？我只告诉他这是月季，每年应该开两次花，至于为什么不开花我也不清楚。孩子五年级了，学了科学课后，对植物的生长有点感兴趣，就上网查了资料，然后就跟我讲花儿缺少营养，可是没有引起我的重视，于是孩子就主动照顾起花儿，天天收集淘米水，把过期的奶和食物残渣进行发酵给花儿进行营养输入，没想到暑期来临，刚送孩子到母亲那去了几天，一天清晨起床后

打开窗户，一阵淡然的清香扑鼻而来。啊，窗外护栏上的月季枝头不知何时已缀着五六朵花蕾，有两朵花瓣已经绽开了，香气扑鼻。橘色的蓓蕾，多层次的花瓣，鹅黄的细蕊，层层

# 清香月季

文/王丽红

叠叠压在绿叶间。那开在碧绿叶片后的花朵，红的刺眼，娇嫩欲滴，袅袅依依地拨动着敏感的神经，刺痛着我的心，惊喜，歉疚，心疼。曾经默默地扔了它们好一段时间不去理会，孩子精心呵护给了它旺盛的生命力，在花期到来时，依然如约完成生命的

轮回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儿子，儿子很激动，一再叮嘱我好好养，希望他回来还能看见盛开的花儿。

月季花期不长，清酒淡雅幽香，虽不比满园百花艳丽，也不比茉莉花香如故。但清香扑鼻，移到身边，闻着花香，想起一些人，一些事。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些人，即使不经常见面，畅谈，也会让你随时想起，在心头滴出淡淡的花香。还有那么一些人，总是在你身后来去回望，淡然地关照着，温暖着你，你却没有精心呵护友谊。等到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却留下一生的回味，一生的遗憾。

珍惜身边的每一次感动，每一次缘来缘去，留下发黄的生命记忆，感悟着每一次擦肩而过留下的回味。然后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那些淡雅纯洁的花香，将越久越浓厚。

# 晚秋

文/马从春

热情的野菊花  
用一张张迷人的笑脸  
绽放这个季节里  
最后一片金黄

野塘只剩下残荷  
采莲人早已远去  
一只不知名的水鸟  
哀怨的眼神里  
迷恋着最后的秋天

天空乌云滚滚  
西北风轻歌曼舞  
岸边慵懒的杨柳枝  
揉着眼睛惺忪的眸子  
怀念夏日曾经的浪漫

叶子纷纷飘零  
争先恐后回归泥土  
大地一片沉寂  
一轮冷月升起  
白霜落了一地

中秋节小长假，不愿凑人山人海的热闹，又不想宅在家里，就和女儿商议，一起去看汉城湖。汉城湖建成一年多，近在咫尺，竟未光顾，还真有些惭愧。

相偕前往，进入园区，远眺四周景色，满眼都是熟悉、亲切、生动的画卷，唯有这彩色飘带似的长湖让我惊讶。尽管有思想准备，但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，她竟如此美丽！说对周围景物熟悉、亲切，是因隔“城”相望是我家，我们住在汉城湖遗址的边上——西边，俗称皇帝后花园的地方，这里是汉城湖遗址的东边和北边，整日耳鬓厮磨的汉城湖遗址又在这里相见，怎能不感到熟悉亲切？不过她比之西边更加突兀雄奇，且迤迤数千米，像一位躺在那里沉思的古代哲人，睿智而深沉。说景物生动，是因为它有灵魂。你可知，碧波之上，城苑之中，宫阙之内，曾经上演多少或者惊心动魄，或者妩媚瑰丽，或者让人肃然起敬的故事！

漫步园区，风光秀美宜人。

岸边，弱柳扶风，碧波粼粼，好似佳人舞；脚下，鲜花匝道，蝶飞蜂舞，馨香而迷人；两岸，秀木葱茏多姿，莺飞雀跃，嬉戏其间，一派勃勃生机；湖面，波光粼粼，游船游弋，充满诗情画意。几公里长湖上，八座银桥飞架，桥桥不同，姿色各异，既方便了游人，又自成一卦风景。几个出口连着通衢大道或街区小路，进出方便，是周围百姓休闲的好地方。景区既自成体系又与周边融为一体，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。身处绝佳美景中，看着同样陶醉着的周边居民和外地游客，与景物相映照的古典名句不禁脱口而

# 汉城湖遐思

文/王如明



出，这是“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”的真实写照吗！

徜徉中不仅让人舒心惬意，更让人处处都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汉文化的魅力，让人产生无

限回味和遐思。高耸的“大风阁”巍峨壮美，取汉武帝刘邦的“大风歌”之谐音而名。观赏“大风阁”，自然就想起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……”，感受到驰骋疆场，降伏匈奴的大英雄风。“秦汉雄风浮渭”中的文景之治，张骞出使、班超安边、昭君出塞、苏武牧羊、漠北之战让人思接千古，胸泛波澜。昭君大义，出塞和亲，为汉朝争得60年的和平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家国情怀？苏武牧羊，不屈不挠，气节感动天地，人民怎能忘记？张骞出使，使中华文明远播海外，也使海外国融入中华，使人想到，不论任何时代，闭关锁国死路一条，开放进取才是兴国、强国之

道……

离开浮雕，仍浮想联翩，汉代文化典故留给我们的，岂是一面墙所能展示，所能容纳得了？它一桩桩、一件件如璀璨的明星，耀亮历史的星空，壮美着文化的河汉，供后人仰望、凭吊、供后人思索、鉴借。那“凿壁偷光”的汉代典故曾经砥砺过多少学子；“张敞画眉”的故事告诫人们不要因小事而不识大才；“冯唐易老”更是对用人者提出警告：选贤任能错过了时机，只能空留嗟叹；“夜郎自大”的典故说的岂只是汉武帝时的滇国和夜郎国？所有世人难道不都应引以为戒？

踏着有厚重内涵的这方土地，赏着美景，想着古人，回味着历史典故，自有一番情趣。几个小时的游玩，倒不觉得疲惫。出得门来，我仿佛仍沉湎于对历史缅怀与追索，脑海蓦然映出一幅“马踏飞燕”画面。我想，那古朴、矫健、威武的身影，不仅是远去的汉代的形象，更是整个中华民族风貌的写真。